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三十九 史部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内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椆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索隱按槩是梗槩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槩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槩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劉氏云盍者疑詞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集解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薇蕨也爾雅云蕨虌也正義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索隱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吁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濵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

明即夷齊餓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飡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顔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恵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按蹠者黄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恵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暴戾

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集解駰案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陜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言盜跖無道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索隱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或擇地而蹈之索隱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濵是也正義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太史公引孔子

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集解鄭元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集解何晏曰大寒之後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别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盗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

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君子疾沒世後懼名湮沒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

索隱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徇財

正義徇才迅反徇求也瓚云已身從物曰徇

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索隱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馮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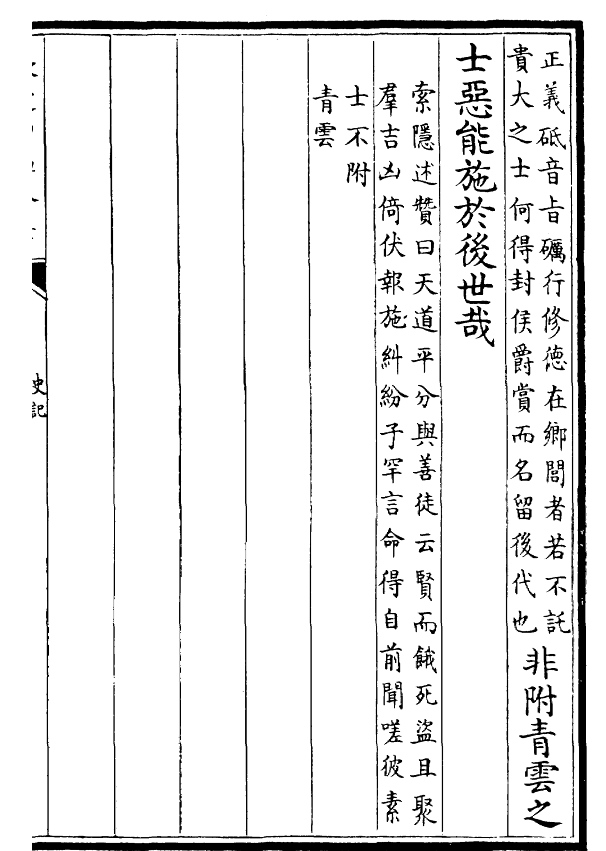
索隱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

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並繫辭文同類相求正義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集解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虎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集解馬融曰作起也索隱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覩也孔子殁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覩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覩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正義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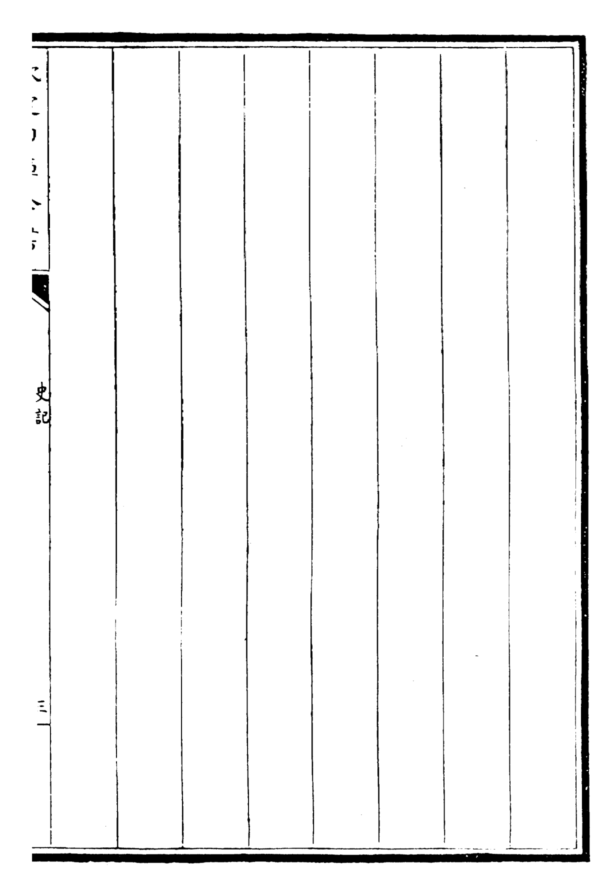
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葢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輕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為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韙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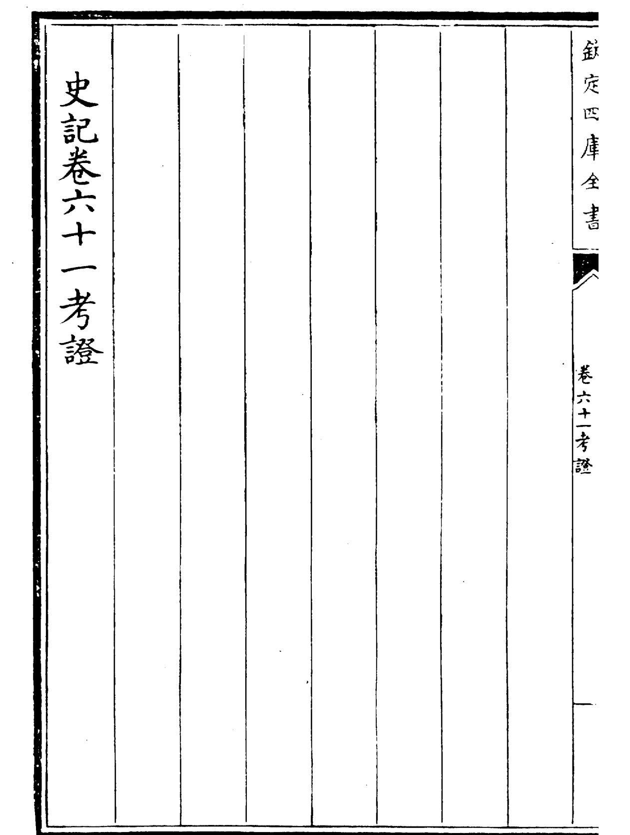
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於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為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逈別何獨致疑于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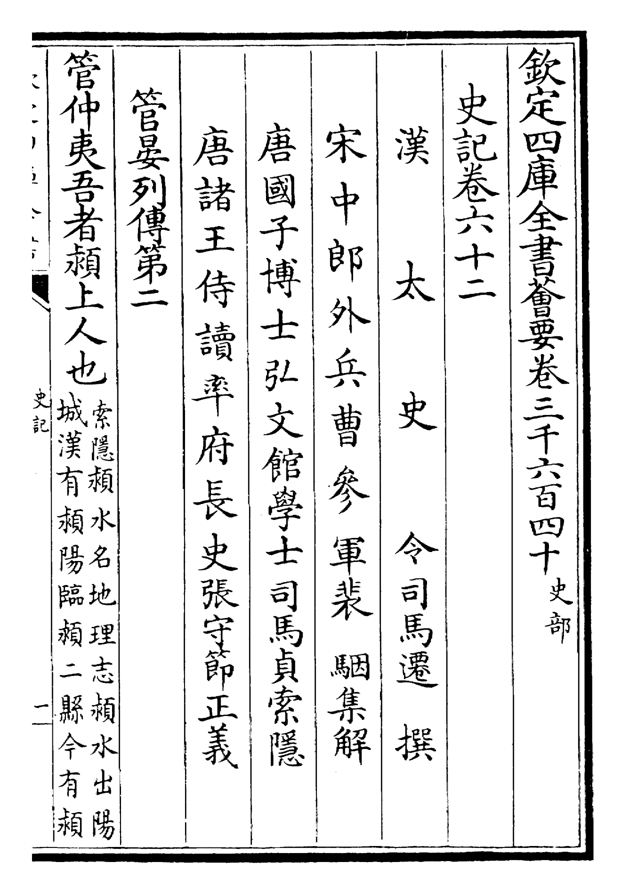
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史記卷六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

上縣正義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隠吕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

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絶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畧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

服度則六親固正義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集解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言為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索隱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

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今濟州東阿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沫莫曷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以刼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

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焉後百餘年而有晏子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集解駰案劉向别録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晏子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

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茍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案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正義戄牀縛反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

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

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集解劉向别録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别録之說正義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 索隱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賛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袵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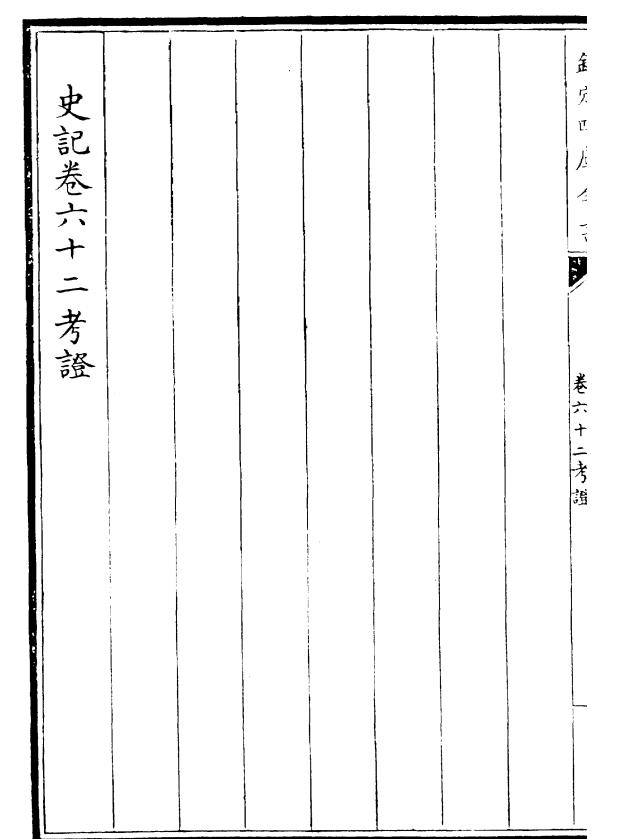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語無猛字

愼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愯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

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
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集解駰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厲音瀨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耼索隱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耼耳漫也故名耳字耼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耼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耼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耼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云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

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皤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皤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姿態之容色與淫慾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彊其兩反為于偽反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駰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索隱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葅芰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

百餘歲索隱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集解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

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集解駰案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葢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音鑄正義之樹反注子宫宫玄孫假索隱音古雅反正義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 集解駰案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劉向别録云宋之蒙人也正義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 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

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録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 索隱胠篋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訿孔子之徒 索隱詆音邸訿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

福不至惡有人实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洸洋音翔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義不羣

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子亟去索隱音棘猶急也　無汚我索隱汚烏故反

也豚小豬臨宰時願

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汚瀆音烏讀潢汚之小渠也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申子名不害按別録云京今河南京縣正義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集解駰案劉向別録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遂亡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駰案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黄老索隱劉氏云黄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黄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

大抵亦崇黄老之學也　非為人口吃正義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正義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言非疾時君以禄養其臣者乃皆安禄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

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

秦不能自脫 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 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 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索隱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索隱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

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絶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踈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踈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正義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己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人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正義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

則以為借資正義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正義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者索隱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畀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索隱槩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己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正義槩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

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拂音佛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索隱謂大忠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集解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

辯正義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洽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

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乆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集解騶衆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户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駰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集解駰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翻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爲史注夏蟲不可語氷有如是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史記卷六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

義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陰正義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集解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正義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畀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度黄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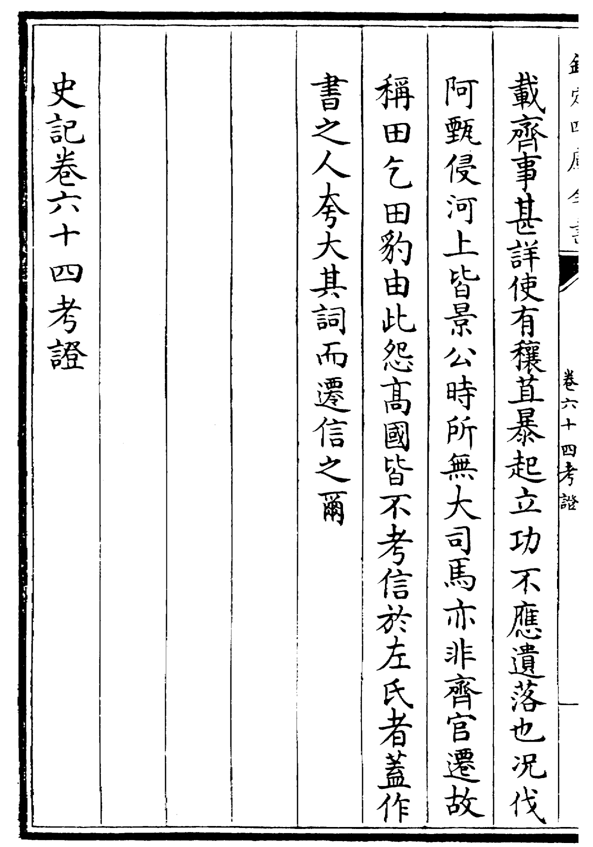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



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皆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謹案卷六十一第二頁後三行下隋自投於榈水刊本榈訛桐據莊子讓王篇改

第六頁後六行作鵩鳥賦刊本鵩訛鵬據賈誼傳改

第七頁後三行書以道事刊本道訛導據自序改

卷六十二第三頁後一行二行令濟州東阿也刊本濟訛齊阿訛河據唐書地理志改

卷六十三第三頁後三行著書九篇名關尹子刊

本尹訛令今改

第四頁後六行七行為膠西王卬太傅刊本卬訛

卬據諸侯王表改

第五頁後二行索隱胠篋猶言開篋刊本脫胠字

字今增

第六頁後四行此龜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刊本死

訛無據莊子秋水篇改

第六頁後六行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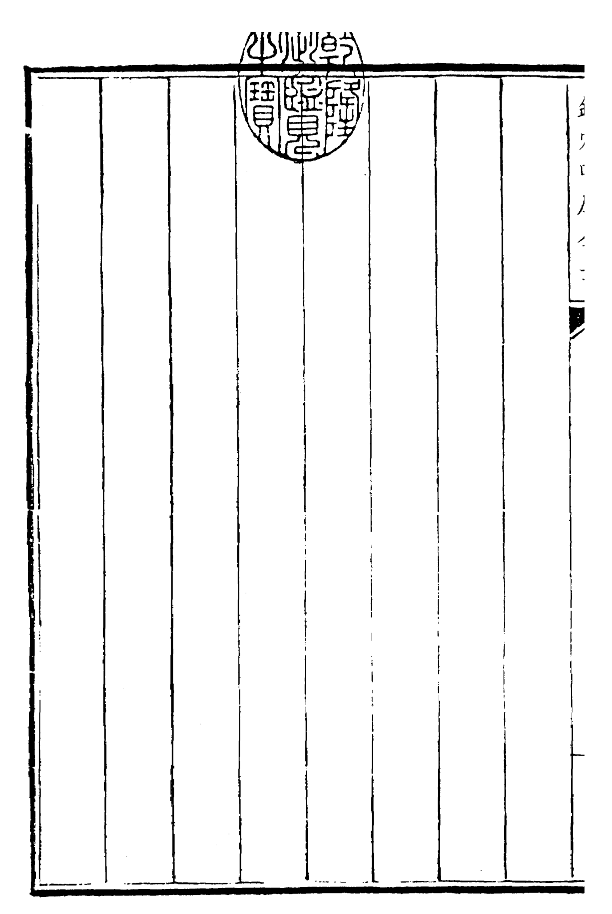
縣東南二十里刊本括訛按在鄭州滎陽五字

脱據項羽本紀正義改增

第七頁前五行韓遂亡刊本遂訛非據韓世家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博文廣言句也刊本文訛閫據

史本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六十五至六十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

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七録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吴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集解騶衆越絶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越絶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七錄云越絶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

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弟且也重射好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也正義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鬬者不搏撠索隱音搏戟謂救鬬者當善擕解之無以

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謂齊令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朌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五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集解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

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曽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将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産求仕非實貪也葢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集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劉氏按紂都朝歌則東邊別有孟門也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集解駰案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

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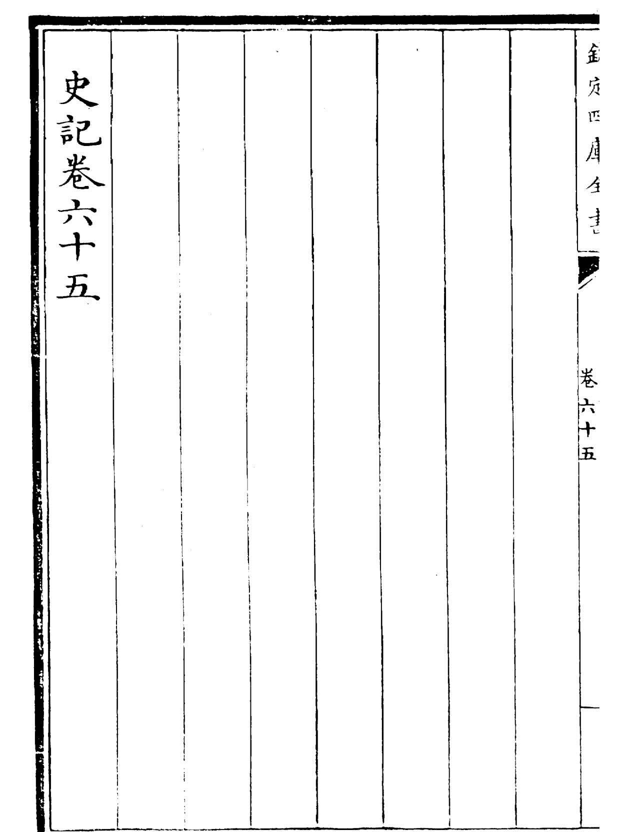
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馬刖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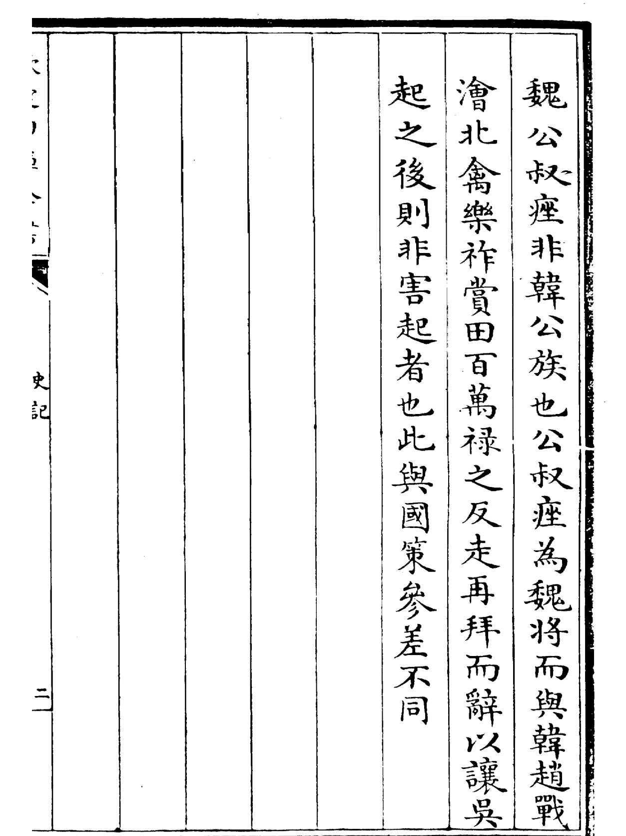
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余有丁曰撠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虚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虚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虚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虚也此當是舊語故

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既為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删正 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為西河守甚有聲名而不得為相令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

公叔為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為


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禄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四十四 史部

史記卷六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左氏楚世家舉直諫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集解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集解駰案音犬詬反索隱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集解駰案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索隱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

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隠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集解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録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之國

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益遠尚書序巢伯來朝益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之

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别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公子燭庸及葢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集解駰案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集解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集解駰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集解駰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集解駰案郢楚都索隱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集解駰案音云國名索隱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

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隠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集解駰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隠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

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集解徐廣曰在慎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案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集解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集解楚地音若索隱今闕）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

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却闔廬病創集解駰案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集解駰案音椒索隱又如字正義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埭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吴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吴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吴患今吴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吴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括地志云艾山在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鄒君居兖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吴王

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

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索隱愎皮逼反沮毀用事集解駰案沮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

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集解駰案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覇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幾音祈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

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索隱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正義東門鱛門謂鮹門也今名葑門鱛音普姑反鮹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鱛鮹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鱛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集解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正義盛音成榼音古曷反浮之江中集解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内道南今廟見在

因命曰胥山集解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槖皐索隱音拓皐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正義槖皐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黄池正義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左傳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太子名友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大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正義紀鼻二音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

葉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

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集解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號為白公集解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括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

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

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劒人問曰索隱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左傳石乞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刼之王如高府索隱杜預云石乞從楚之別府者屈固集解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益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　負楚惠王亡走昭

夫人之宮索隠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　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

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左傳云白公奔而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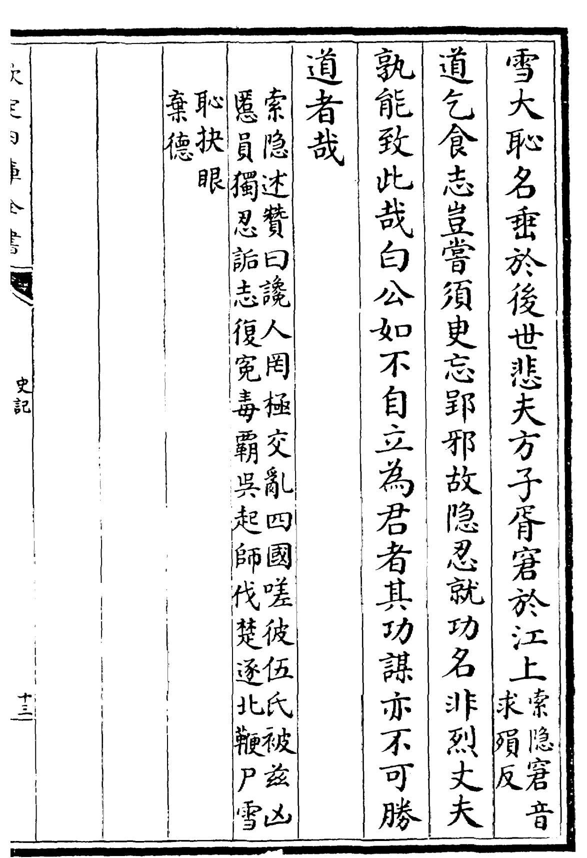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

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

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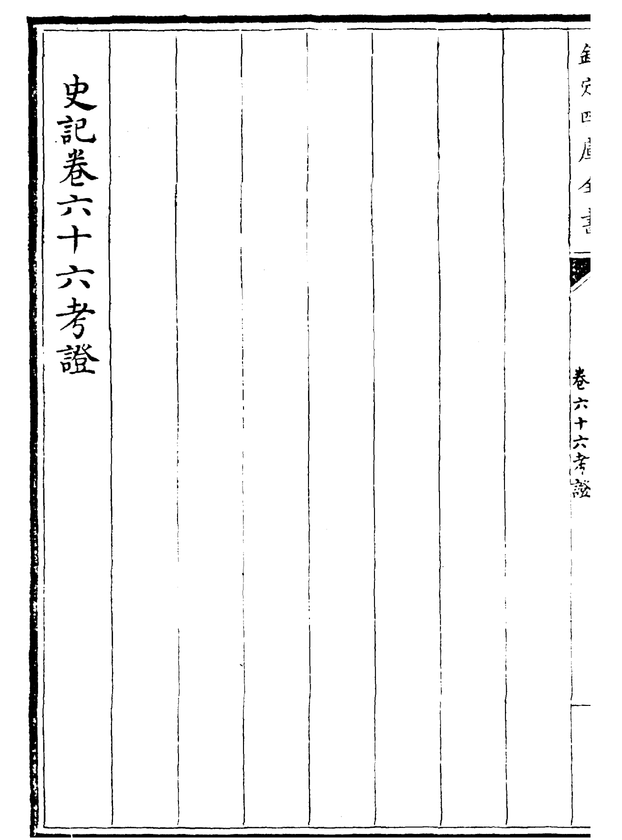
索隱述賛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寃毒覇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槖皐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